

新辩证理论背景下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李 论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摘要: 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并非绝对的,而是具有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文化差异存在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产生的理论基础便是新辩证论。在新辩证论的背景下,想要发展比较文学,首先要做的便是正确对待差异与同一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利用这种辩证关系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文化逾越是难以避免的。为此,如何看待文化对话以及文化逾越的统一关系是现阶段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新辩证论;多元文化;差异与统一

人类从诞生至今,历史文化历经千年风霜,并跨越进了新的纪元。现阶段,人们对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一体化一直争论不休。在学术界,这种观念上的交锋从未停止。在这种背景下,比较文学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中越发重要,并将文化交流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通过对近百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国际文学的发展史”到“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再到现今的“跨文化比较”,文学发展并非只是单纯研究对象的增加,还意味着各个时期对于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文化理论的重新建构。

一、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问题

美国学者库恩认为范式是根据科学研究得到的成果来制定的相关理论和准则。比较文学从发生期过渡到了发展期,然后进入成熟期,最后便是到达研究范式的层面。

将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之所以采用“比较”二字可以发现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最早出现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被称为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不同民族以及国家之间存在的联系以及影响。这种研究范式经过了事实证明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

但是通过对影响研究范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十分拘泥于实际的证据,反而忽略了作品本身具有的各种价值。时间一长,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逐渐变成了文学史上的附属品。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尚未发生过变化,仍然是文学研究。文学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宽泛,并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事实,还包括文学作品本所具有的各种价值。

而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便是价值,这种根本特征直接决定了该类学科说具有的性质。研究人员常常将事实作为一种研究的手段,但并非不是最终的目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局限了其所研究

的内容,其研究的核心为欧洲文化。

久而久之,以欧洲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研究体系逐渐形成了文学研究的一种标准。如果从历史实际证据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的交流和影响。

平行研究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虚拟出来的事物,但是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模式和文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平行研究摒弃了保守主义的弊端,为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因为不受事实的影响,但是可能会导致零碎拼凑、排序差异的问题,进而导致比较文学向着非文学研究的方向进行过渡。

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假设平行研究所研究的内容仅仅是一些最为浅显的内容,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停留在对比上,而是尝试通过对比对文学本身所具有理论进行反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东方文学来反思西方文学,这才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顶峰。

二、多元文化语境与新辩证论

学者们之所以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影响研究以及平行研究的优势来凸显本国文学所具有的卓越特征。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假设本国文学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比较研究存在的意义是利用本国文学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在研究本国文学的基础上,试图分析他国文学的不足之处。这种研究主要是为了比较他国文学以及本国文学的相同性以及差异性,并试图来彰显出本国文学的优势。

在解决文学问题的时候,学者常常需要利用多元文化的理论,从而解决特殊的文学问题。这从一定层面上证明了多元文化理论的特殊性,即它可以凭借语境的身份存在。那么,如何利用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来反映东西方文学的内涵是众多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新辩证论是因为多元文化理论。方汉文学者是新辩证论的首要提倡者,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文化范围日益扩大,人们不再局限于古代人对文化差异的认识。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关系不能够以自我感觉为中心,重要的是还要建立在有逻辑基础的认识理论。这一理论表明,新辩证论与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不同,它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认识论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情境。

通过对比较文学进行分析,应该创设特殊问题情境。特殊问题情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首先,问题意识是指研究主体的某种深刻以及自觉的多元文化意识。如果忽略了问题意识,那么很有可能陷入以西方文化论为核心的误

区。

如果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过渡运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审核中国文学,那么将会导致中国文学缺乏独特性。新辩证论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文化的主体视域,并且明确指出研究主体必须要超出相应的限制。

通过对中西方的比较文学进行分析,中国学者要尽可能地避免西方中心论,从而贬低中华文化。问题结构是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固有属性和结构,这就意味比较文学与其他文学研究范式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

问题结构并不是表层的结构特征,而是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关系。换句话说来讲,新辩证论理论并非是同一与差异的协调,而是争取两者达到辩证的结合。对待不同的文化形态,首先要凸显民族之间的差异,这就如同阴阳对立的两件事情一样。二者没有绝对统一,也没有绝对的对立。这是一种整体的辩证观念。

中西方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并不在于二者的共通性,而是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让东西方文化存在的意义越发深远。

但是这种差异性又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文学研究者们所认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性指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下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理论,我们将其称之为新辩证论。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差异和统一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只有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

无论研究的内容有多深远,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换句话说来讲,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不过因为差异性和统一性是一个整体,那么文化交流以及文化逾越也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新辩证论强调的文化逾越并非是某种文化取代了其他文化,而是指新的文化取代了传统的文化,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继承。东西方之间文化存在着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在二者不断交锋的过程中会诞生出一些新的内容,而这些新的内容便是文化进步的体现。人们从主观思想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相对落后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进化史。

三、新辩证论的学科理论建构是一种新的突破

新辩证论的诞生从客观角度阐述了比较文学中的差异与统一关系。这是因为新辩证论科学合理地转变了研究范式。根据着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念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和理性原则。这种辩证性的思维能够初步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差异与同一的关系。新辩证论十分注重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注重比较方法,且别无他法。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并非是指超越形式的异同之比。在不断地交流和对话中,比较文学向着视域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方向发展。比较并非最终的目的,在比较过程中,还要了解比较文学之中的内涵。换一句话说来讲,我们应该从比较之中来培养兼容性的品质,重新构建语言。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新辩证论可以解决研究范式所遇到的各种疑难。比较文学并非只是单一的比较方法,还包括对于差异性和同一性所做的辩证理解,为此,比较文学并非是形式的对比,而是辩证层面的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辩证性的比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阐述。首先,中西方文化在对立差异中也存在着同一性,差异之中也存在着相同之处。为了摆脱西方的文化论,很多学者就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过总体来讲,西方的文学界对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性过于看重,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将文化之间的差异推向了一个浪尖。

其次,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地域以及民族特征的不同。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原因,形成了各种文化形态。但是,人类又存在着相同的环境,这意味着人类文学以及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才存在着相同的可能,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世界文化的辩证关系正是体现在互异性与同一性,这也是文学研究的关键点。

最后,新辩证论能够预测多元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当前文化全球发展的趋势下,新辩证论一方面点明了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形成规律。只有我们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具有的差异,才能够在辩证的比较中来实现这种统一。

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相关人员不能够只选择一个参照物,而是要选定一个参照系,这样才可以互为参照。这意味着我们在赏析中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够一味地采用西方中心论的方式。我们要从对立与统一的理论出发,从而挖掘出中方文学的特点。我们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进而充分地理解自己。

四、结语

因为新辩证论应运而生,对比研究存在的理论意义主要是为了解决文化的一体论和相对论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它是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渠道之一,从而对现代化的比较文学产生深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于学科的特征,还适用于其他文学研究发展的变革,从而对未来各种文学研究产生一定的指导方向。

参考文献:

- [1] 邹赞,张艳.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邹赞教授访谈[J].长江丛刊,2020(31):103-107.
- [2] 王玮.基于“跨文化”学科实质的比较文学教改探究[J].陕西教育(高教),2020(08):29-30.
- [3] 方汉文.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与新辩证论[A].《东方丛刊》编辑部.东方丛刊(2004年第4辑总第五十辑)[C].广西外国文学学会,2014:14.